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9 Dec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2366/2014 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一五届会议(2015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X

据称受害人: X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14 年 3 月 19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和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 2014 年 3 月 24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11 月 5 日

事由: 将提交人驱逐回原籍国(孟加拉国)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显然理由不足; 可否受理——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可否受理——属事管辖

实质性问题: 不驱回; 难民地位; 酷刑; 任意拘留; 见解和言论自由; 歧视

《公约》条款: 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以及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GE.15-21697 (EXT)



* 1 5 2 1 6 9 7 *

请回收



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在第一一五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第 2366/2014 号来文的意见 *

提交人： X
据称受害人： X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14 年 3 月 19 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X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2366/2014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所涉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材料，

通过如下：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提出的意见：

1.1 来文提交人 X 是孟加拉国国民，1969 年出生，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在加拿大寻求难民身份的申请被拒之后，提交人可能会被驱逐回国。他声称，如果将他驱逐回孟加拉国，缔约国将侵犯其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1 和 2 款以及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公约第一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5 月 19 日对加拿大生效。提交人由律师 Joseph W. Allen 代理。

1.2 2014 年 3 月 19 日，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和 97 条，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本文期间不要将提交人驱逐回孟

* 委员会以下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亚兹·本·阿舒尔、莱兹赫里·布齐德、莎拉·克利夫兰、奥利维耶·德·弗鲁维尔、岩泽雄司、伊万娜·耶利奇、邓肯·拉基·穆尤穆扎、费蒂尼·帕扎齐斯、毛罗·波利蒂、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迪鲁杰拉尔·西图辛格、安雅·塞伯特-佛尔、尤瓦尔·沙尼、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和马戈·瓦特瓦尔。

加拉国。2015 年 9 月 1 日，委员会拒绝了缔约国关于取消临时措施请求。提交人仍留在加拿大。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于 1997 年在孟加拉国开始从事记者工作。他所写的文章揭露了孟加拉国的勒索和腐败情况，这导致他成为执政党人民联盟及相关团体打压的对象。他在 2011 年 7 月写了一篇文章，重点介绍人民联盟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参与贩毒，在该文发表后，提交人开始受到 Agargaon 贫民区一个流氓团伙头目 J 的威胁。这些威胁在新闻中进行了报道。提交人针对这些威胁向警方提出申诉，但没有效果。¹

2.2 来文包含了提交人在提交加拿大难民保护处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个人信息表》中所述事实。根据该表，提交人是以孟加拉国人权记者论坛助理协调员身份开始其新闻职业生涯的，至 1999 年 1 月止。然后，他成为《孟加拉晨报》犯罪调查部的新闻记者，至 2004 年 1 月止。同月，他成为《现代报》犯罪调查部的新闻记者。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9 月，他一直在《Kaler Kantho 日报》犯罪调查部担任高级记者。自 2007 年 1 月起，他成为孟加拉国犯罪调查记者协会的会员。提交人在该表中还指出，他是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支持者，但由于职业限制，他从未加入该党。

2.3 《个人信息表》指出，提交人写了关于包括贩毒在内的各种犯罪的调查报告，而且有些报告已在报纸上发表。因为他的调查工作，他有时收到个人的“恐吓”，有时候因为受到威胁不得不放弃他的任务。该表还指出，自人民联盟在 2009 年 1 月上台以来，孟加拉国境内的安全形势因人民联盟成员(他们与警方勾结)的犯罪活动和法外杀人与强制失踪数量增加而恶化。2010 年 6 月 27 日，在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号召举行的争取水电气充足供应的大罢工期间，人民联盟的成员在警方支持下袭击了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参与街头活动的人员。人民联盟成员殴打了多位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领导人，包括一名领导人最终被警方拘留。警方还冲进另一位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领导人的住所，并毁坏他的房子，还殴打了在场的妇女和儿童。该表还指出，提交人和他的一名同事被派去调查此事并进行报道，重点关注警方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提交人和他的同事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来到事发现场，对房屋被毁的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领导人的家人进行了采访。不过，正在执勤的便衣警察阻止他们开展调查，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不立即离开，就要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名拘留他们。他们最终放弃了调查。

2.4 《个人信息表》还指出，2011 年 7 月，提交人受命就 Agargaon 贫民区的贩毒问题写一篇调查报告。他多次前往该地区并向当地居民了解情况。他发现，当地的人民联盟领导人 N.J.和他的儿子掌控着当地毒品的销售，并与 J.领导的臭名昭著的流氓团伙有联系。由于提交人在 2011 年 7 月 2 日发表的报道，他在 2011

¹ 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年 7 月 26 日接到 J. 的电话，威胁要杀死他。然后，在与他的编辑和孟加拉国犯罪调查记者协会领导人协商之后，提交人发表了一份关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在米尔浦尔模范警察局所受威胁的声明(“普通日记”)。协会主席和秘书长也发表了一份媒体声明，谴责威胁并要求警方采取法律行动。² 不过，警方未采取行动，提交人又接到 J 的威胁电话，他说，如果再有关于“他们的活动”的进一步媒体报道，他会杀死提交人。在接到这次威胁后，提交人决定暂时保持低调，不再撰写任何关于“他们”的东西。

2.5 根据《个人信息表》，提交人写了一篇关于警官普遍存在勒索行为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在《Kaler Kantho 日报》上发表之后，提交人接到 Paltan 警察局负责人的电话，他明目张胆地威胁提交人，要对提交人指控警方腐败给他一个教训。2011 年 9 月 20 日，提交人离开孟加拉国前往美国参加一个会议。他于 2011 年 10 月 2 日抵达加拿大。随后，他在孟加拉国的家人与他联系，告知他人民联盟的暴徒袭击了他在 Shawrapara 的家，并威胁说，如果找到提交人，就会杀死他。因此，提交人的妻子在孟加拉国聘请了一位律师。该律师发现，警方想要询问且可能起诉提交人，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警官有勒索行为的文章。孟加拉国犯罪调查记者协会主席建议提交人在局势安全之前不要返回孟加拉国。2011 年 10 月 14 日，警察来到提交人在 Shawrapara 的家，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寻找他。提交人的妻子聘用的律师随后从警察那里获悉，警察寻找他，是因为提交人写了有关警官有勒索行为的报道。律师不能向提交人保证他会获得法律保护。该表指出，因为这一情况，提交人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在加拿大提交了难民身份申请。

2.6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指出，难民保护处的移民和难民委员会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拒绝了他的庇护申请，他要求对该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请也在 2014 年 1 月 31 日被拒。提交人还断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拒绝了他请求行政暂缓递解的申请。提交人声称，他没有资格向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难民上诉庭提出上诉。他还声称，尽管他在 2014 年 3 月 14 日提出了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但他不符合这一程序的申请资格，而且在有关他的庇护申请的决定发布后满 12 个月之前也没有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申请永久居留的资格。³

² 提交人提供了孟加拉国犯罪调查记者协会秘书长 2014 年 2 月 27 日给他的信，信中指出，提交人是《Kaler Kantho 日报》犯罪调查部的前高级记者，也是该协会的前会员。该信又指出，提交人因为“是一位非常诚实的记者，不向任何情况妥协”，且因为孟加拉国局势不安全，而向加拿大寻求庇护。该信还指出，如果提交人返回孟加拉国，他可能会遇到包括执法人员、政治团体成员或犯罪分子对他生命构成的威胁或酷刑威胁在内的各种麻烦。秘书长呼吁加拿大政府确保提交人的安全，因为如果他返回孟加拉国，他可能会被杀死或被绑架。

³ 提交人提供了他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第一份申请的副本，该申请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被拒。其中包括《Kaler Kantho 日报》高级记者 A 在 2014 年 3 月 5 日出具的一份未签名的书面陈述，A 在陈述中证实了提交人在报社的职业和职务，并且证实提交人因为发表了政府“强大的恐怖势力”的报道而受到生命威胁。A 还指出，在提交人离开孟加拉国之后，A 本人和他的家人多次接到现执政党恐怖团伙成员和警方的电话，对他发出生命及其他威胁。因为这一原因，A 说，他和他的家人正试图离开孟加拉国，并说提交人不应该返回该国。

申诉

3.1 提交人提出，如果强行将他遣送回孟加拉国，加拿大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1 和第 2 款以及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他说，他担心他在孟加拉国会成为当局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因为他以调查记者的身份揭露了警方的勒索行为而被主管当局视为一种威胁。⁴ 提交人坚持认为，他作为记者的工作已经导致与人民联盟有牵连的“武装暴徒”威胁杀死他；他还断称，警方和暴徒“仍在追缉”他。他辩称，正如以往的事件所明确显示的，受害人无法指望政府当局会在孟加拉国提供任何帮助，它们自己就对实施暴力行为负有责任。

3.2 提交人指称，对于像他这样的记者和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支持者而言，孟加拉国的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他援引了多份报道和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并断称，自 2014 年 1 月 5 日以来，记者及其他媒体成员面临极大的被迫害风险，而且经常受到威胁甚至被关进监狱。⁵ 他援引的报道和文章尤其提到在 2012 至 2014 年期间发生的以下事件：警方袭击出版社；政府对大多数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媒体）实施管控；袭击报道政治暴行的记者；拘留《Amar Desh 日报》的代理主编；依据 2006 年《信息和通信技术法》拘留和逮捕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其他公民；在孟加拉促进人权组织报道政府军在抗议期间杀害 61 人之后对其两位高级成员提出刑事指控；监视和骚扰孟加拉国各地促进人权组织的工作人员；一位记者在报道了地方刑事毒品贸易之后接到死亡威胁并被谋杀；报道据称勒索问题的五位记者在首都遭到大学生袭击；袭击达卡市一家互联网新闻媒体的办公室，至少有 9 名记者受伤；孟加拉国境内暴力侵害记者的凶手有罪不罚现象肆虐；在 2014 年 1 月选举筹备期间镇压记者和政府批评人士的情况增多。因此，提交人辩称，如果他被遣送回孟加拉国，他的生命将受到威胁。

3.3 提交人还提出，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在认定他缺乏信誉方面犯了错误。提交人坚持认为，他向委员会提交了翔实的文件材料，证明他写了有关孟加拉国境内贩毒情况的文章，并在接到电话威胁之后向警方投诉。提交人还断称，从没有为他提供过公平机会，以对委员会的否决决定的法律依据进行质疑，因为司法审查程序本身存在着程序性瑕疵。具体来讲，提交人声称，对于申请就否决决定进行

⁴ 提交人提供了一份他声称其本人在 2011 年 7 月 2 日为《Kaler Kantho 日报》写了一篇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毒品交易”的文章的副本。该文章报道了在 Agargaon 贫民区发生的公开毒品交易的情况，并称 N.H. [原文如此]和他的儿子是该贫民区的监管人。

⁵ 提交人援引了以下信息来源：保护记者委员会，“孟加拉国逮捕三名记者，袭击新闻媒体”，2014 年 1 月 17 日；孟加拉国新时代，“Inquilab 办公室被查封”，2014 年 1 月 17 日；孟加拉国新时代，“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游行示威因警察和人民联盟成员封路而未能开始”，2013 年 12 月 30 日；人权观察社，“孟加拉国：撤销指控，停止骚扰孟加拉促进人权组织”，2014 年 1 月 15 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孟加拉国记者遭残忍刺杀”，2012 年 6 月 18 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孟加拉国记者在报道勒索行为时遇袭”，2013 年 4 月 25 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孟加拉国记者在编辑部遭袭时受伤”，2012 年 5 月 29 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孟加拉国记者要求还夫妇谋杀案以公道”，2012 年 2 月 27 日；人权观察社，《2014 年世界报告：孟加拉国》。

司法审查的请假要求，联邦法院只批准 10% 的请假。另外，提交人还指称，司法审查未涉及对法律依据的复核，因为对信誉和证据鉴别问题的复核只是根据“合理性”标准，而非“正确性”标准。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在其 2015 年 1 月 27 日的意见中，缔约国坚持认为来文不可受理，原因是提交人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a) 提交人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提交了新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而该申请仍在审理之中；(b) 尽管他从 2014 年 9 月 13 日起就有资格以人道主义和同情为由提出永久居留申请，但他未这样做。缔约国提出，这两个程序只要有一个成功，都可以让提交人留在加拿大。另外，人道主义和同情程序将考虑到提交人在孟加拉国可能遇到的任何潜在困难。缔约国指出，在 *Dastgir* 诉加拿大案和 *Khan* 诉加拿大案中，委员会认为，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是出于可否受理之目的必须用尽的一种有效补救办法。⁶ 缔约国对委员会最近的立场感到遗憾，即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不是出于可否受理之目的必须用尽的补救办法。⁷ 缔约国认为，允许来文提交人留在加拿大的理由应该无关紧要，只要能够阻止将提交人遣送回他声称可能会面临危险的国家即可。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是一个须经司法审查的公平行政程序，包括对个人必须在加拿大境外申请永久居留身份时可能面临的相关困难因素进行评估。事实上，很多提交人因其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成功致使他们向包括委员会在内的各条约机构提交国际来文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最近，委员会收到的两份涉及加拿大的来文因这一原因而中止：第 2138/2012 号和第 2144/2012 号来文。

4.2 缔约国还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1 和 2 款以及第二十六条提出的指控与这些条款的范围不符，因此，属于属事管辖的不可受理范围。这些条款没有要求国家承担以下义务：勿将当事人自由或安全权利、其意见和表达自由或其在接收国享有的平等权利可能面临实际侵害风险的个人遣送回国。⁸ 缔约国还认为，关于第九条第 1 款下与提交人人身安全有关的任何据称风险均可被视为对其有关第六条第 1 款的申诉评估的一部分。它还认为，提交人未明确说明将他遣送回孟加拉国如何违反缔约国根据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九条或第二十六条承担的义务；他大概是要主张，就第九条第 1 款而言，他将在孟加拉国面临任意逮捕或被拘留的风险。提交人未指控缔约国曾对其实施过任意逮捕或拘留。事实上，提交人在办理移民程序期间从未在加拿大遭到过拘留。

⁶ 缔约国尤其援引了第 1578/2007 号来文，*Dastgir* 诉加拿大案，2008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

⁷ 缔约国援引了第 1959/2010 号来文，*Warsame* 诉加拿大案，2011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第 1816/2008 号来文，*K.A.L.* 和 *A.A.M.L.* 诉加拿大案，2012 年 3 月 26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6.5 段(认定提交人不需要以可否受理为目的对第二次否决以人道主义和同情为由提出的居留申请的决定申请司法审查)。

⁸ 不过，缔约国认为，关于《公约》第九条第 1 款下与提交人人身安全风险有关的任何据称风险均可被视为对其有关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的申诉评估的一部分。

4.3 另外，缔约国认为，来文因明显无理由而不可受理，原因有三：第一，关于缔约国当局的负面信誉裁决，对国内决策者所做信誉评估进行审查不是委员会的职责所在。提交人向委员会提出的指控基于向难民保护处和联邦法院提交的相同事实和证据，且已向遣送前风险评估干事提交这些事实和证据。难民保护处拒绝了提交人有关害怕受到迫害的陈述，理由有二：信誉问题和难民保护处对提交人为支持其保护主张所提交全部证据做了鉴别。难民保护处推断，尽管它认为提交人在孟加拉国确实是一名记者，可能写过一篇谴责人民联盟成员的文章并与人合写了一篇谴责警察腐败的文章，但突出的问题是，他是否因为在孟加拉国拥有记者身份而受到迫害或打击。尽管难民保护处做出了提交人缺乏信誉的决定，不过，它仍然坚信，他提交的客观书面证明与他指称的处境有关，即，他在孟加拉国以记者身份发表了后面被证明有罪的文章。

4.4 值得注意的是，难民保护处认为提交人可能受到孟加拉国警方迫害的说法不可信，因为听讯过程中他在介绍与他的担心有关的事件时没有提到他曾在《个人信息表》中提到的 10 月 14 日事件，难民保护处认为这才是支持他担心警方报复的主张的唯一事件。⁹ 难民保护处决定，预期提交人本应忆及这个与他担心警方报复有关的事件是合理的；他未能提到这一事件对他所提指控的可信度产生了不利影响。另外，在难民保护处问到他的同事 A 的情况时，提交人明确指出 A 仍在同一家报社工作且与警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而提交人正是与这个人合写了一篇关于警方腐败的文章，提交人还声称在他到了加拿大之后还与这个人通了几次电话，包括在难民保护处听讯之前大约一个月通了一次电话。难民保护处对他的这一矛盾之处感到关切，因为提交人同事 A 的情况与提交人情况基本相同，提交人声称担心因与他合写一篇文章而遭到警方迫害，而他却与警方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件事本身并不可信。在进一步问到 A 为什么没有受到警方给予提交人的相同对待时，后者修改了他的证词，先说 A 不再为该报社的犯罪调查部工作，后来又改变了证词，说警方在搜寻 A，而且他一定是已与警方“解决了他的问题”。最后，提交人断称，A 可能与孟加拉国警方有问题，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问他。难民保护处认为，提交人不问他仍在孟加拉国的同事是否受到警方迫害是不符合逻辑的。另外，提交人证词中的不一致以及缺少可信的证据证明警方正在追查提交人或与他合写并发表了一篇关于警方腐败文章的 A，也证明了以下结论：提交人受到警方迫害的指控完全不可信。缔约国认为，在处理 A 的信件(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5 日且已提交委员会)时也必须同样仔细审查。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孟加拉国警方成员不会像迁怒于提交人一样迁怒于 A，或者会等到提交人离开孟加拉国以后再迁怒于 A。缔约国提出，甚至更难令人相信的是，提交人现在才意识到同一篇报道可能对其同事及合著者构成威胁。

4.5 缔约国指出，关于提交人受到人民联盟政府地方成员及相关暴徒迫害的指控，难民保护处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原因同样是他的口头证词或本证词与他的

⁹ 缔约国还指出，在他 2011 年 11 月 23 日签字的难民保护申请表上，提交人指出，“警方一直在到处追捕他”，但他从未“被捕”或“被警方拘留”。

《个人信息表》中存在严重的遗漏和不一致之处。难民保护处认为，有三个要素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第一，提交人口头证明了 2013 年 2 月的事件，当时，人民联盟的成员和暴徒袭击了他亲戚的家，目的是搜寻他；不过，这一事件并未出现在他的《个人信息表》中，而提交人宣布该表是听讯之日之前完整、真实、准确和最新的信息。在听讯期间当被问到这一不一致之处时，提交人回答说，这是他的过失或错误。不过，难民保护处拒绝了他的这一解释，认为可以合理预期提交人会在 2013 年 6 月 26 日为支持他的申请而提交的文件中忆及 2013 年 2 月的事件，或者至少在他宣布他的《个人信息表》所提供信息在听讯之日期之前是完整、真实、准确和最新信息之前忆及这一事件。另外，难民保护处还认定，当他在听讯时再次改变他的证词并说人民联盟成员和暴徒在 2013 年 2 月两次“到他家”也对他的信誉产生负面影响，他说，一次是到他与妻子及子女合住的住所（他们显然仍住在那里），另一次是到他亲戚的家。第二，难民保护处发现提交人声称接到威胁电话的日期和数量有错误。难民保护处认为，可以合理预期像提交人这样有经验的高级犯罪调查记者善于回忆事件的日期和先后次序。即使不重点关注事件的准确日期，难民保护处质疑一位有着 14 年工作经验的记者的信誉，因为他无法想起人民联盟暴徒发出威胁是在他向警方投诉的当天还是在前一天发生的。另外，尽管提交人解释说有“印刷错误”，但难民保护处认为两份独立的报纸出现同样的印刷错误是不太可能的，特别是考虑到报道文章的详细程度。第三，鉴于提交人的指控总体上缺乏可信度，加上提交人的《个人信息表》、他的证词和他提交的证明材料之间存在着严重不一致之处，难民保护处确定，包括孟加拉国犯罪调查记者协会的来信在内，很多物证都具有自利性，在佐证提交人提出的他受到当地人民联盟成员和暴徒袭击的指控方面没有证据力。关于提交人要求请假以参加司法审查的申请，联邦法院准假的标准是，申诉人必须说明有“相当值得商榷的情况”或“严重的问题需要确定”。

4.6 第二，缔约国认为因明显无理由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未履行其举证责任，他既没有证实他对在孟加拉国过往经历的陈述，也没有证明国内的当前情况致使他个人遭受无法弥补伤害的风险增加。缔约国回顾，委员会的判例指出，“此种风险必须是个体的人身风险，为了确定是否存在着无法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设有必须按相当高的严格要求列出实质性理由”。¹⁰ “真实风险”意味着风险必须是“驱逐的必然且可预期的后果”，且必须有证据支持这一结论。¹¹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履行其举证责任，未证明如果他返回孟加拉国，其本人会因为过去以记者身份所做的工作而面临可预见的无法弥补的伤害，无论此种据称威胁是否像提交人断称的那样出自同执政党相关的暴徒还是出自达卡警方。他断称他的所有担心均是基于他是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支持者，就这些担心而言，无

¹⁰ 缔约国援引了第 2007/2010 号来文，X 诉丹麦案，2014 年 3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缔约国加着重号；内部引文略)。

¹¹ 缔约国尤其援引了第 692/1996 号来文，A.R.J.诉澳大利亚案，1997 年 7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6.11-6.13 段；第 706/1996 号来文，G.T.诉澳大利亚案，1997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意见》，第 8.1-8.2 段。

论是他向国内当局提出的主张，还是他的来文，都没有聚焦于他的政治立场或他作为一名人权维护者所起的作用；他的主张完全基于他断称自己因为所写的报纸报道和作为记者的工作而面临无法弥补的伤害。在这方面，尽管他从 1997 年起便从事记者工作，但他指称只是在 2011 年因为与他人合写一篇有争议的文章而受到威胁。他并未指称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受到骚扰或威胁。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材料中他也没有表明他与孟加拉国境内其他记者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4.7 缔约国还提出，有几个客观因素损害了提交人提出的他因为从事记者工作而在 2011 年夏季收到威胁的指控的可信度。例如，正如缔约国移民当局在涉及提交人的诉讼过程中所指出的，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记者而言，提交人在回忆其工作经历时出现不一致之处是相当异常的。另一个例子是，所指控威胁的核心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而该文章的另一位记者却从未说过他也面临类似的威胁，或被暴徒或警方造访，直到加拿大难民保护处确定提交人的事故不可信之后；只到那时，提交人才提交了 A 的信件，据称其目的是要证实他的说法。缔约国认为，这使人严重怀疑该证据的证据力，且提交人提交的文件无一能为他的指控提供可靠证据。缔约国坚持认为，孟加拉国犯罪调查记者协会 2014 年 2 月 27 日的信件缺乏关于提交人在过去可能经历的任何虐待的具体细节，对他如果回到孟加拉国可能面临的所有风险均是基于推测。没有解释为什么提交人与孟加拉国境内记者有不同的地方，从而使人无法可靠且合理地认为在一份地方性报纸上发表文章三年多之后他本人有可能面临所述危险。

4.8 缔约国认为，没有解释据称招来麻烦的合著文章(连同他据称收到的威胁的媒体报道)为什么提到的记者是另一个名字，这也是损害提交人指控可信度的一个因素。因为提交人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不由得让人怀疑为什么他会在《Kaler Kantho 日报》上以[Y]的别名发表文章，而他在证明他拥有高级记者资格的记者证上的名字是 X。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这些文章还提到了另一位记者，而非提交人。实际上，虽然缔约国不怀疑提交人在孟加拉国从事记者工作，但它认为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有证据力的证据，比如明确属于他的文章，来支持他的指控，即他的工作引起了警方和暴徒的注意。

4.9 同样，缔约国认为，除了警方在 2011 年即在提交人离开孟加拉国后据称到他家找他之外(即没有客观的确凿证据，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明警方当时确实是因为他所声称的邪恶目的而搜寻提交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家庭成为任何类型持续骚扰或恐吓的对象，即使是非定期骚扰或恐吓。缔约国提出，这进一步损害了提交人陈述的可信度。另外，考虑到在所涉地方性报纸上发表文章引起的威胁已经过去了近四年且没有明显的其他事件涉及到他的家庭或他的记者同事和合著者，有人正在等提交人回国的说法令人严重生疑。

4.10 第三，缔约国认为，因明显无理由来文不可受理，因为即使一些报道能够证明孟加拉国境内记者的境况总体上不太理想，但提交人并未能证实他回国之后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这一指控。实际上，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指控都与他声称在其返回原籍国后会面临的一般“生命危险”相关，且来文未对所谓的人身安全

或自由风险、预期侵犯他的言论自由或担心他会受到歧视做出任何明确的解释(他在为支持其主张而提交的一些信中简要提及任意拘留的情况除外)。缔约国回顾, 根据委员会的判例, “一国境内存在某种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本身还不够; 申诉人必须证明他或她面临某种可预期且真实的人身风险。”¹²

4.11 缔约国还质疑提交人的断言, 即他将在孟加拉国面临的处境从 2014 年 1 月起变得更加危险。缔约国认为, 根据提交人自己提交的很多材料, 在 2014 年 1 月选举结束后, 孟加拉国境内的记者面临的气氛更加压抑, 这可能更多地只与报道选举后抗议活动的记者面临的恐吓有关。这与提交人无关, 他在选举期间不在孟加拉国境内, 从未报道过这些事情。无论如何, 提交人没有证明他作为一名记者知名度非常高, 也没有证明他拥有任何个性化的风险, 哪怕是初步证明。最后, 出于上述原因, 缔约国还认为来文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提交人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5. 在他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意见中, 提交人断称, 在孟加拉国境内, 记者的处境极其危险, 特别是对提交人这样曾经公开批评过人民联盟行动的个人而言。为了支持这一断言, 提交人援引了无国界记者国际协会、保护记者委员会和孟加拉促进人权组织近期的一些报道, 这些报道表明孟加拉国境内的记者和博主在 2014 和 2015 年期间遭到逮捕和袭击。¹³ 2015 年 6 月 11 日, 提交人报告说, 他新提交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已在 2015 年 5 月 13 日被拒。

缔约国的其他意见

6.1 2015 年 8 月 12 日, 缔约国要求取消临时措施。缔约国还认为, 如果回到孟加拉国, 提交人不会面临无法弥补的伤害, 而面临无法弥补的伤害是依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继续采取临时措施的一项必要条件。缔约国重申了其在第 4.11 段所述关于孟加拉国自 2014 年 1 月以来境内情况的意见。缔约国还重申了第 4.10 段所述关于以下主张的意见, 即孟加拉国境内记者的总体人权状况不足以证明提交人真正面临无法弥补的人身伤害风险。关于这个问题, 缔约国认为, 有理由相信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孟加拉国有充分的能力保护提交人。缔约国援引了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关于孟加拉国的报告, 在该报告中, 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证明了对这种状况的认识, 并声称“对所有涉及暴力侵害记者的举报案件进行了调查和追究, 甚至有些已经结案”。¹⁴ 缔约国还指出, 报告表

¹² 缔约国援引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520/2012 号来文, W.G.D.诉加拿大案, 2014 年 11 月 26 日通过的决定, 第 8.3、8.4 和 8.7 段。

¹³ 提交人援引了无国界记者国际协会, 2015 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保护记者委员会, “使命期刊: 哈西娜运用权力控制孟加拉国媒体”, 2015 年 3 月 26 日(部分提到: “不支持人民联盟的媒体受到压制”); 保护记者委员会, “孟加拉国: 2013 年对媒体的袭击”, 2014 年 9 月 22 日; 孟加拉促进人权组织, “人权监测报告(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8 日)”, 2015 年 3 月 1 日。

¹⁴ 缔约国援引了 A/HRC/24/12(2013 年 7 月 8 日), 第 67、第 129.72、第 129.77 和第 129.101 至第 129.104 段。

明，孟加拉国支持与记者人身安全以及增进和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有关的若干建议。缔约国重申了第 4.6 段和第 4.7 段提到的其意见，即提交人未证明他作为一名记者的知名度非常高，以至于他与孟加拉国境内很多其他记者显得不同。

6.2 缔约国还认为，按照提交人自己提供的证据，对他的威胁仅限于在 2011 年发生的三个具体事件。他没有解释如果在 2015 年回到孟加拉国他会因为这些威胁而面临危险的原因。另外，已有几个国内主管部门对提交人面临的危险进行了全面评估：难民保护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执法人员(负责审议提交人行政暂缓递解申请的执法人员)以及一名高级移民官(遣送前风险评估干事)。提交人未申请对遣送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6.3 总体上，缔约国还认为，对于临时措施申请，应该慎重对待，并且应该只对有确凿证据的案件采取。缔约国强调，它有权控制外国人入境、居留以及对他们的驱逐，特别是有权遣送那些已确定不需要保护的申请人，从而维护其移民和保护确定系统的完整性。缔约国指出，“它极其尊重委员会的工作。不过，它提出，委员会应该不愿意干涉遣送那些已被认定不可能受到国内决策者迫害的个人，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国内情况，如果他们的指控和个人陈述与未来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风险不相符。像提交人这样已对其风险指控进行全面评估且已经认定不会面临实际人身风险的个人不应该成为采取[临时措施]的主体。”有证据表明提交人在回国后不会面临无法弥补的实际人身伤害风险，故提交人面临被遣送到一个曾经有过不良人权记录的国家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维持临时措施。

提交人的其他意见

7. 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的来文中，提交人报告说，他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提交了一份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他还提出，此种申请“在最低层级有关部门受理之前不会中止遣送程序”，并且辩称，缔约国提交的材料表明，它打算在提交人的申请或来文能够被审查之前将提交人从加拿大遣送回国。提交人还重申了他的论点，即如果回到孟加拉国，他将面临人身风险，他还援引了几篇近期发表的新闻文章，说明孟加拉国境内记者目前有遭受当局虐待的风险。¹⁵ 因此，他辩称临时措施仍然是必要的。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要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委员会遵循《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规定，确认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忆及其判例法，大意是提交人为符合《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须用尽其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在本案件内此类补救似乎是有效的，且提交人实际上可获得这些补救。¹⁶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出了一项尚未审理的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且缔约国认为这将是一项有效的补救办法。虽然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可使提交人能够在加拿大永久居留，并且注意到委员会近期需要处理的两份来文因为其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获得批准而停止，然而，委员会指出，将提交人遣送回孟加拉国一事在审议其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期间已暂停，因此，认为此项申请在一些情形下不能被视为为他提

¹⁵ 提交人援引了《今日东北报》(印度)，“孟加拉国的新闻工作者面临风险”，2015 年 5 月 4 日(“正如一家国际组织‘昨日第十九条’在报告中所说，孟加拉国的新闻工作者面临风险。孟加拉国境内针对记者的暴行急剧上升，令人严重关切。”)；国际人权联合会，“孟加拉国：又有两名记者被捕；政府试图压制言论自由”，2015 年 8 月 20 日(“记者——Probir Sikdar(在线报纸 *Uttaradhikar Ekattor News* 的所有人)于 2015 年 8 月 16 日晚在其位于达卡的办公室被捕，据称是因为他在脸上诽谤一名政府部长……。同样，孟加拉国联邦记者联盟主席 Shaukat Mahmud 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被便衣警察逮捕，据称是因为他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实施纵火。”)；保护记者委员会，“孟加拉国依据国内《信通技术法》逮捕记者”，2015 年 8 月 17 日(涉及逮捕 Probir Sikar 问题，并指出：“据新闻报道，在有人控告他‘玷污了’执政党人民联盟所属一位内阁成员的形象之后，Sikdar 遭到逮捕。据独立报纸《星日报》引用警方的话说，Sikdar 本月早些时候在脸上贴出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受到威胁，并指出，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包括地方政府、农村发展与合作社部部长 Khandaker Mosharraf Hossain 在内的三个人以及一名被判有罪的战争罪犯和一名商人应该对此负责。”)

¹⁶ 见 Warsame 诉加拿大案，第 7.4 段；第 1003/2001 号来文，P.L.诉德国案，2003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6.5 段。

供了一种有效补救。¹⁷ 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并不妨碍委员会审理本来文。

8.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因为提交人的主张未得到充分证实，所以不可受理。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提出的主张，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解释说，他担心被遣送回孟加拉国的原因是基于他作为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支持者的身份以及他的调查新闻揭露了被指称的政府非法活动和腐败。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未提供任何信息或文件证明他因支持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而成为迫害对象。因此，委员会认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提交人有关这一方面的主张不可受理。不过，委员会认定，为了可受理性之目的，提交人已经提供充足的细节和书面证据，证明他个人因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在孟加拉国从事的工作可能面临死亡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因此，认定本部分来文可以受理。¹⁸

8.5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1 和 2 款以及第二十六条提出的主张，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不驱回义务不适用于可能对这些条款的违反，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这些主张因属事管辖理由而不可受理。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提交人未明确阐明将他遣回孟加拉国如何违反缔约国根据上述条款所承担的义务。委员会认定，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未能证实其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1 和 2 款以及第二十六条提出的指控。因此，委员会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8.6 委员会宣布，就提交人根据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提出的主张而言，来文可以受理，并继续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9.1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双方向其提供的材料对来文进行了审议。

9.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主张，即如果他被遣返回孟加拉国，他会因为从事调查记者工作而面临虐待，因为他写过揭露执政党和警方从事犯罪活动的文章。它还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国内决策者不相信提交人曾经因为记者身份而成为虐待目标，或者如果他回到国内将成为虐待目标。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对国内决策者所作信誉评估进行审查不是委员会的职责所在。

9.3 委员会回顾了其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在该意见中，委员会提到，如果有确切理由相信确实存在遭受《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所述之无法弥补伤害的风险，缔

¹⁷ 见第 1898/2008 号来文，Naveed Akram Choudhary 诉加拿大案，2013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Warsame 诉加拿大案，第 7.4 段。

¹⁸ 见第 1957/2010 号来文，Lin 诉澳大利亚案，2013 年 3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8.6 段。

约国有义务不将当事人引渡、驱逐或以其他方式遣出其领土。¹⁹ 委员会还指出, 风险必须是人身风险,²⁰ 且对提供确切理由有很高的要求, 即必须能够证明确实存在无法弥补的伤害风险。因此, 对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都必须予以考虑, 包括提交人原籍国内的一般人权状况。²¹ 委员会回顾, 要确定是否存在这样的风险, 一般应由缔约国的有关机关来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除非能够确定评估结果属于任意评估或等同于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²²

9.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援引的关于孟加拉国存在严重侵犯记者人权的报告, 特别是那些报道腐败和其他政治敏感问题的记者, 同时, 委员会注意到, 缔约国主管当局在审查提交人的难民申请和遣送前风险评估申请时对他的各项主张进行了全面审查。难民保护处认定, 虽然提交人可能曾以调查记者身份在孟加拉国工作, 但他未能证实他所提出的关于针对其本人的据称袭击和威胁的主张; 未能证明孟加拉国警方或为人民联盟工作的个人如今仍对他感兴趣; 他为证实其主张所提供的证据没有充分的证据力;²³ 虽然他提交的材料泛泛地提到了孟加拉国记者遭遇的侵犯人权行为, 但他没有提供任何材料证明他本人将成为被侵犯的对象。

9.5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尽管提交人质疑难民保护处所作的关于他在孟加拉国面临的伤害风险的认定, 但他未尝试对难民保护处或遣送前风险评估办公室就其提供的证明文件或其向国内当局提供的证词所提出的任何具体信誉关切进行反驳。²⁴ 为此, 委员会指出, 提交人未解释为什么他在《Kaler Kantho 日报》上发表的、用于证明他存在人身伤害风险的文章的作者姓名与他本人姓名不同, 也没有解释如果他回到孟加拉国, 如何确定他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委员会还注意到, 提交人未就难民保护处和遣送前风险评估办公室的以下意见发表评论, 即他曾说过, 在《Kaler Kantho 日报》上所发表文章的合著者仍在孟加拉国, 但在警方那里未遇到任何问题。虽然提交人断称联邦法院没有为他提供公平机会来对难民保护处所作裁决的法律依据进行质疑, 但他没有具体说明他申请准予他司法审查休假的依据且未对缔约国的只有在有“相当值得商榷的情况”或“严重的问题需要确定”的情况下才可批准申请的意见发表评论。因此, 委员会认为, 提交人未能确定决策过程中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也未能确定缔约国当局未能加以适当考虑的任何风险因素。委员会认为, 虽然提交人不同意缔约国当局的事实结论, 但他未能证明这些结论具有任意性或存在明显错误, 或等同于司法不公。有鉴于

¹⁹ 见关于赋予《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2004)号一般性意见, 第 12 段。

²⁰ 尤其见 K 诉丹麦案, 第 7.3 段; 第 2272/2013 号来文, P.T.诉丹麦案, 2015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 第 7.2 段; X 诉丹麦案, 第 9.2 段。

²¹ 见 X 诉丹麦案, 第 9.2 段; 第 1833/2008 号来文, X 诉瑞典案, 2011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 第 5.18 段。

²² 尤其见 K 诉丹麦案, 第 7.4 段。

²³ 见上文第 4.4-4.9 段。

²⁴ 见上文第 4.4、4.5、4.7 和 4.8 段。

此，委员会认定其所掌握的材料不能证明提交人在被遣送回孟加拉国后将会面临违反《公约》第六条第 1 款或第七条所述待遇的切实人身伤害风险。

10. 委员会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将提交人遣送回孟加拉国不会违反他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 款或第七条所享有的权利。
